

专业精神是记者的“定海神针”

浙江卫视 钱颖超

各位领导、各位老师：

大家好！

我是来自浙江卫视的记者钱颖超。

去年有一本科幻小说特别火，叫做《巴别塔》，是一位96年出生的华裔女作家匡灵秀写的，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，叫做“刻银术”。用最简单的表述就是，我手上有两块白银，语言学者念出咒语，中文是“囫圇吞枣”，对应的英文翻译是“To accept without thinking”。在翻译的过程中，“枣”这个语义丢失了。然后白银就会捕捉到这个丢失的语义，继而产生一种事实上的效应，那就是让人被蜜枣噎住，把喉咙堵得严严实实。

在这个设定里，白银将语言中无法翻译的微妙差异转化为了物理的真实。

而我们，就是那块白银——时代情绪和个人情绪转化间的“心灵捕手”。

可能有不少老师都知道，现在两大省级传媒集团都在做同一档栏目，叫“第一视点”，这是由省宣赵承部长亲自点题，每一期亲自审看的节目。主旨就是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留

下的丰富思想宝藏和精神财富。

但是一次又一次跨越 20 多年的时间线，在当年的新闻现场和当下的新闻现场反复深挖、对比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，“第一视点”的“第一”，指的是总书记，也是人民。因为总书记部署的每一项战略，每一种举措，归根结底都和我们每一个老百姓休戚相关。

前段时间，我前往台州大陈岛，拍摄以大陈岛三代垦荒故事内核的“第一视点”。

不知道下面有没有老师去过大陈岛？我当时坐在船上，在大陈岛上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遍布小岛的 34 台风力发电机，就像是海岛的图腾一样。而随着了解的深入，我们也发现，这些风力发电机正是 2006 年习近平同志上岛之后考察的第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何处？首先，它解决了海岛缺电的问题。在此之前，大陈岛使用的一直是火力发电机，我们采访了一个岛上 90 后的居民，他说他小时候，最喜欢停电，因为一停电，他就不用做作业了。尤其是夏天，岛上电力紧缺，他可以经常逃掉作业，然后跟姐姐一块去邻居家找同伴玩耍、看星星。缺电这件事情，对于小孩来说，是美好的童年回忆。但是对小岛大多数居民来说，却是一件极度不便的事情。另一层意义，就是大陈岛在经过上世纪 50 年代垦荒之后，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——它通过渔业捕捞，让当时一大批渔民都富了起来。但是后面，大家也知道，大黄鱼越捞越少，渔业资源开始枯竭。这座小岛再次走到了返荒的十字路口。所以发展风电，也是小岛二次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。当时我们去的时候，就采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场人物，他

是当时全程陪同习近平同志考察的大陈镇党委书记。他告诉我们，其实当时风力发电厂的建设面临很多问题，首先是海岛路窄，弯道又多，但是风力发电机的一块桨叶就有 23 米多长，运上岛都非常困难，更何况是要运到工程师测算的一些风力资源丰富的指定地点，那些地方甚至压根就没有路。另外，就是同步配套风力发电项目的还有另外一项工程，那就是海底电缆。当时海底电缆的技术还没有现在成熟，实际造价成本要远远高于预算。孙尚权跟我们说，当时汇报的时候，他其实没有抱太大的期望。因为这些对于大陈来说都是天大的事，但是想想，来的是省委书记啊，他一天要去多少地方，处理多少全省大事。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习近平同志考察回去之后，省里一项项政策都下来了。海底电缆的事儿解决了，大陈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条环岛公路。也正是有了这条公路，才让风机上岛成为了可能。如今，34 台风机里面，仅 1 台就可以满足全岛居民用电所需，剩余 33 台都通过海底电缆并入华东电网，每年为大陈带来几千万的收入。

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叫做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，但是在“第一视点”里，你能够通过一个个领袖和百姓的故事，最直观的感受这句话的分量。

开始做“第一视点”以来，我收获了这本划满各种横线和折痕的《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》。这本书我买来大概有四五年了，此前可能就是囫圇吞枣地看过一些。但是自从开始做“第一视点”后，经常有各种参与“第一视点”的小伙伴来借书，也不知道是谁在上面划了第一道横线，从此以后墨菲定律精准发挥作用，不到两个月，这本书就成了现

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。开始做“第一视点”之后，我们办公室里这群90后、95后的年轻记者，都开始认真地读原文，学原著，也在努力理解领袖思维，深度触摸领袖思想。但是“天线”和“地气”如何在一条片子里达成统一的“温度”。这既需要我们有“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的格局，也需要我们用“恋爱脑”来干事业。看所有采访对象，都得拿出看“男朋友”的态度，挖出他每一个幸福生活的细节和佐证，让最小的情感颗粒反映最宏大的叙事逻辑。

做“第一视点”，除了要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，还要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。也需要我们能够更深地走进历史现场，打捞故事里的褶皱和细节。在做“第一视点”人才篇的时候，我们去滨江踩点，前后排摸了十几个人才办的工作人员，最终确定了他们人才办的一个副主任。因为当年总书记来的时候他就在人才办。但是这人是个锯嘴葫芦，为了让他敞开心扉，我们前后采访了他三次，单单素材就大概有四五个小时。虽然最后在成片里只用了他一句话，但是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他的副驾上有从背包客到上市公司老板的这个细节，后面被碎在小屏上，获得了全国很多网友的点赞，他自己本人竟然也在抖音刷到了，还截图发给我看。这种靠笨功夫磨出来的细节，也成为了片子的一个记忆点。

我们干记者的，在每一个新选题里都会遇上新的人，其实这份职业，说到底，就是靠着陌生人的一点善意存活下去的。而在处理有些选题的时候，你必须把采访对方从陌生人推进到“老友”的位置上，才能挖掘到人物更核心的故事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云南大山深处，当时，我站在一条海拔一千多米的马道上。为什么叫“马道”，因为它最窄的地方不超过 50 厘米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只能给马走。我很害怕，但不敢哭，因为我怕眼泪掉下来，视线一模糊，我也就跟着掉下去了。

最后，靠着记者无比强烈的职业好奇心，我有惊无险地走完了这条马道，也终于看到了路尽头的那个地质勘测探洞。

那是二十多年前，来自浙江的工程师们，拿炸药，一点一点炸出来的。

他们的目标，是要在川滇交界的大山里，在怒吼的金沙江上，设计一座三百米特高拱坝巨型水电站——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它的名字：白鹤滩水电站，当今世界技术难度最高的水利工程。

我第一天来到白鹤滩的时候，就感受到了巨大的热情。这群来自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，一年能待在杭州的时间只有几十天，所以看到来自家乡的媒体就倍感亲切。

这种亲切是我们的先天优势，而为了更深入地走进他们、了解他们，我们在白鹤滩待了半个多月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一起在食堂啃四川师傅做的大馒头，一起打羽毛球、喂流浪猫，也一起，一遍又一遍，走过白鹤滩水电站的角角落落。

刚刚开始接触到这个庞大工程的一角时，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焦虑。白鹤滩水电站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水利工程，工程师们口中那些海量的、陌生的名词，会在一瞬间把我淹没。像尾水调压室、无压泄洪洞，每个字我都认识，但是连起来就像在听天书。前期沟通的过程中，我

每听到一个专业词汇，都得让工程师用最通俗的比喻跟我解释一遍。然后我再把重点记下来，晚上回去在知网上一篇一篇地查论文。上百篇论文，十万多字的阅读量，让我在当时成了半吊子的水利专业学生。

等我对水利工程有了最基础的了解之后，对这些工程师们的了解才刚刚开始。

张伟狄，2003年大学一毕业，就来到白鹤滩。白鹤滩两岸河谷里大多是柱状节理玄武岩，这些岩石很硬，但是非常容易碎裂。在这样的岩石上造坝基，就像在滑动的积木上施工，这是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。为了尽可能摸清楚岩石分布，张伟狄和地质勘察队员一道，起早摸黑，花了10年时间，在两岸打了超过25万米的钻孔和探洞，相当于28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。

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勘测和计算里，他也从刚毕业的毛头小伙，变成了如今的大坝设计副总工程师。张伟狄是个社牛，开头闭口都是大坝和业务，却很少谈到他自己的想法。为了捕捉这项宏大工程背后的个体感受，我们每天吃完晚饭就约他散步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带我们走了营地里的一条小路，小路的尽头有一小块草地，站在那里，可以仰头看到整个水电站。在轰鸣的水声里，他讲了一个故事。当时大坝刚开建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在做噩梦，梦见大坝裂了、塌了，他们设计团队手拉手跳进金沙江里去了。所以每天一睁眼，他都会第一时间来这里，看看大坝。看着大坝一层一层，一寸一寸地造起来，就好像他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。可事实上，张伟狄自己的孩子今年10岁了，他却从来没能给孩子开过一次家长会。

感谢这群可爱的人，他们让我重新认识了做记者的意义：到无人之处，见无人之风景。再将这风景，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

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期间，华东院的工程师们共提交专题报告 3000 余份、总字数上亿，图纸 20 余万张，攻克 16 个世界级核心科技难题。水电站 16 台百万千瓦机组发电一天，能满足 1 亿人口一天的生活用电。

拍摄的尾声，我们团队一边架着机器，一边跟工程师们在农家小院吃了一顿饭。十几天以来的相处，大家都成了朋友。我问他们，等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就回杭州吗？他们说，还想去雅鲁藏布江，在这条“亚洲之脊”上，再创造一个新的奇迹。

临走之前，我又重新回到了张伟狄当时带我去的那条小路尽头。站在坝前，我能听到磅礴而泻的水声，然后这声音通过特高压，被送往浙江和江苏。成为万家灯火里的喧闹声和厂房产线里的轰鸣声。

后来节目播出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工程师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，他说，他之前接受过很多媒体采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对着我们，就能说出很多很感性的，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说出的话。

我想，这就是跟采访对象处成朋友的意义。

当然了，也有一些特殊的选题。

2021 年 6 月，我前往广西省百色市，拍摄“时代楷模”黄文秀的故事——在这个选题里，你已经无法采访到最核心的那一个人。

因为在 2019 年 6 月，黄文秀因为担心村民，连夜从家中赶回百坭村，路上遭遇山洪因公殉职。文秀原本回村走的，是一条盘山国道。

那时候这是从百色市到乐业县唯一的通道，需要开三四个小时。两年里，新建了一条高速，直接削山探谷，生生将路程缩短了一半。

因为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也因为想再走一遍黄文秀生前走过的路。我们决定舍近求远，走国道。

可哪怕是这么一个大晴天，也开得心惊胆战。说是说国道，如果从天上看，这就像崇山峻岭边挂了条肠子宽的小路，堪堪扒着山沿。广西的山尖利突兀，像抽象画里的山而不是水墨画里的，盘到一半就感觉胃里翻江倒海。再加上手机导航里每隔几分钟就要响起的“前方落石高发区域，请小心行驶”，更是叫人精神高度紧张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一条路，黄文秀之前肯定走过不止一遍，明知是这样的情况，明明当时气候恶劣，当时为什么还要赶回来？

我的第一个答案是从一台红色收音机里找到的。这台收音机的主人是一位失明的奶奶。奶奶也姓黄，叫做黄妈南。得知我们是过来采访文秀生前事迹的记者，她马上颤颤巍巍从里屋站起来迎接我们。她看不见，只能通过声音大致辨别我们的方向，我也听不懂她说什么，只能靠他儿子充当翻译。

说起文秀，她的话匣子就关不上。她说文秀跟其他年轻人不一样，奶奶的手很粗糙，像藤壶，也像海蛎子的壳，可是文秀从来不嫌弃她脏。有时候文秀加班晚了，就喜欢喝她熬的粥。说文秀能干也能吃苦，受了委屈也不吭声，只会在喝粥的时候细细碎碎跟奶奶说。

奶奶因为失明，世界变得很小。文秀知道她喜欢听当地山歌，就专门买来了一个红色收音机，用SD卡存了很多很多山歌。可是时间

长了，收音机坏了，充不上电。奶奶舍不得扔，一直放在枕头边上，收音机被她摩挲地亮堂堂。

村子里的小店没有卖收音机的。虽然拍摄时间很紧张，我们还是开了一个多小时车，到隔壁镇上买了一台收音机。店长给我们推销SD卡，没要，回去后就把原来的SD卡装进去，所以歌还是一样，还是黄文秀当年下载的那些。奶奶拿到收音机后很开心，在教她怎么用之后，她就开始听歌了。

里面的歌我一个字也听不懂，我也不觉得好听，像是有一个人在念经，在呕尽心肺说人世间的苦难。

后来，我还在很多村民家里找到了答案。一个是我们叫做“砂糖橘”大哥。文秀在任的时候为当地引进了砂糖橘产业，还请来了技术人员教村民如何种植高山砂糖橘。他们家就是受益者，一年能赚好几万，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都有着落，他特别感谢文秀。另一位，是“出息”大哥。虽然家徒四壁，是贫困户中的贫困户。但是一儿一女都非常出息，双双考上211大学。文秀帮助两个孩子都申请了助学补助，让他们顺顺利利上了大学。虽然现在家庭仍旧不富裕，但是这个大哥一直在说“儿女有出息，生活有盼头”。

采访村民的过程中，我想到了一句诗，叫做“年芳转新物转好，逝者日与生期遥”。村里的日子如今越过越红火，文秀离开的日子也越来越长。

这种感觉在文秀家里的时候格外强烈。

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纠结是否要去采访文秀父母。因为我

觉得至亲离世，像是钝刀割肉，伤口总是或多或少地在流血。如果我去，是不是也会成为握刀之人？

犹豫再三，还是去了。

百色几乎家家种芒果，6月正是丰收季。这是第一次，我闻到芒果甜甜的香味，却鼻头一阵酸涩。

文秀爸爸挺过了癌症，身体还算硬朗，妈妈因为遗传疾病，几乎无法直起腰来走路。

家里簇簇新，也空荡荡。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幅易拉宝，上面是文秀灿烂的笑容。日久天长地放着，有点歪了，妈妈就佝偻着身子慢慢把她摆正。

这幅易拉宝也是文秀在家中为数不多的印迹。

驻村工作让她很少能回家，连大年三十都是在家吃完年夜饭就走了。文秀爸爸告诉我们，早几年，百坭村因为暴雨百姓受灾严重。所以那天文秀陪他看完病，发现暴雨又有成灾的趋势时，便马不停蹄地要往村里赶。我很想问他，你有没有后悔当时没拉住女儿。这句话在喉咙口滚了三四遍，最终没有问出去。看了这么多人和事，我差不多已经明白，拉了又怎么样？文秀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冲进那个雨夜。

文秀家堂前屋后种满了芒果树，独独有三棵桂花树。我其实都不认识，是文秀妈妈带着我去看的。她说文秀因为工作忙，陪在老两口身边的时间少，所以那年就在家里种了三棵桂花树，象征着他们兄妹三人，永远像大树一样陪在父母身边。

这次采访对我来说，就像是重新经历了一遍那个同龄女孩的一生。

我在认同我的社会身份是一个记者之前，仍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。真要将密密匝匝的日子都过成奉献和付出，仍会退缩犹豫。正因如此，黄文秀在我眼里才格外珍贵。千千万万像黄文秀一样的扶贫干部浓缩成的形象，就是我们民族通感的最大公约数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我没有把自己当成记者，而是当成了一个寻访者，想尽办法通过周边人的讲述，一点一点将属于黄文秀的血肉填满。

讲了这么多采访故事，最后我想讲讲记者本身。

大家都是媒体从业人员，对于当下传媒环境肯定也是有所感受和思考，是渠道转换，平台位移，影响力流失。所以如果我们还是原地踏步，不敢起而行之，那我们的嗓子里就只能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，久而久之，没有人愿意再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杭州亚运会，很多网友都说，特别会整活儿的场馆工作人员，把运动员出场的电子大屏，做出了游戏开始之前选择人物角色的模式。这也是我们上路之前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要像巧克力一样，丝滑地切换多种人格。

首先，我觉得最好是把记者人格切换成“我”的社会人格。这个很好理解。做任何新闻之前，都要问问自己，作为父母或子女，作为一个打工人，在我所处的社会角色中，我喜欢看什么新闻？我想对哪些话题有深入了解？我为什么喜欢看这条新闻而不是那条？只有把自己当成受众，和受众的脉搏跃动到一起，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更多的人，做出更多与时代“同频共振”的新闻报道。

其次，要能熟练切换成“微信群群主”的人格。因为今时今日，由

互联网构建的融媒时代，是一张布满节点、密密麻麻的大网。我们每个人都是“网中人”。这是一个弥散的网状传播形态。在这样的结构下，媒体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，也是社会信息系统资源的主要拥有者，就要努力做一个个关系的连接点，从线性的“宣传者”转向关系意义上的“微信群群主”，用一个更加高级的词汇来说，就是“社会活动家”。

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非常牛的祖师爷范长江先生。他除了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，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社会活动家。大概是在 1939 年的时候，范长江他一个人独闯重庆。在此期间，他充分发挥社牛优势，积极联系各方，推动成立“记者之家”，收留了很多流亡到大后方的新闻工作者和进步人士，凭一人之力，在华南、西南、西北建立起通讯网，通讯员数以百计，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，也为党培养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新闻队伍。这就是为 I 做 E 的经典案例。一个优秀的记者，大概率是个优秀的“社会活动家”。这个社会活动家，从业务层面上，要调研行万里，踏访寻千家，善于与不同群体打交道，深入了解社会肌理。从传播层面上，也要成为新闻信息集成服务的“先行者”和链接不同圈层的“对接口”。它既是帮助我们在寻找选题的时候，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题。也是在做完每一篇报道，讲述每一个故事之后，能够多走一步，多想一步，打破现实社会有形的地理壁垒，勾连不同社群，不同阶层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意义空间，把内容“推销”给更广的人群，形成“平台做事，话语造势”的双向赋能。毕竟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

接下去，我们还要能切换到“程序员”人格。早些时候，chatGPT 大

火，不少人预言，它将代替媒体从业者，法律文员等职位。今年 2 月，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宣布成为百度“文心一言”首批先行体验官。消息一出，高赞评论就是“采编团队可以压缩了吧”？对此，我想说一句：naive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，应该是早两年拿到过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，书名叫做《穿越土星环》。书里面描写了一个十项全能的 AI 多丽丝，她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，懂得基因编辑，甚至继承了人类的记忆和情感。男主人公被困土卫二，多丽丝将他在土卫二的经历剪辑成了一部超级大片，在地球收费播放，帮他筹集到了回程的钱。乍一看，这个 AI 简直如人造神祇。但是仔细想想，其实真正拯救男主人公的，还是他自己在土卫二跌宕起伏，惊心动魄的经历。

同样的，我们在采访过程中的经历、感受、情感，以及在文字中表达出来的意见、观点、情绪，都不是 AI 所能做到的，至少现阶段是不行的。不信大家可以去看下人物之前推出的一篇全部由 AI 撰写的报道，名字叫做：《chatGPT 是一把双刃剑》，我看完之后的感受就一个字：啥？

当然，我这么说并不是让大家抵制新技术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狠狠拥抱新技术。罗伯特·斯考伯曾经在《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》一书中预言：“未来 25 年，场景时代即将到来。这是基于移动设备、社交媒体、大数据、传感器和定位系统提供的一种应用技术，以及由此营造的一种在场感。”伴随场景时代呼啸而来的，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——5G、全息、VR、AR、混合现实（Mixed Reality，MR），以

及层出不穷的新平台。在未来，媒体人不再简单的是与文字或画面打交道的工种，而是要懂技术、用平台，文能敲代码，武能搞运营。《头号玩家》里面的绿洲离我们可能比想象中还要近。非常建议大家多多去使用和学习 chatGPT、Claude 这些 AI 工具，或者去 B 站看看《VR 全景视频基础教程》。未来淘汰的不是记者，而是不会使用新工具、新技术的记者。插上技术的翅膀，或许我们可以打破想象的边界，颠覆传播的范式，飞向前人从未到过的远方。

每一个家庭都有厨房灶台，但没人怀疑厨师的意义。驾照日渐成为全民标配，但司机并没有失业。所以当人人都可以拿起手机，做一个传播者的时代，我们作为记者的价值究竟在哪里？

1843 年，马克思在《摩泽尔记者的辩护》中指出：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。无论媒介如何变化，未来我们要在什么样的赛道上继续“狂飙”，真实客观的职业素养和一往无前的专业精神，永远是记者之所以存在的“定海神针”。大刘《流浪地球》和《三体》都非常火。但是我喜欢的是他短篇的《朝闻道》。标题出自论语，朝闻道，夕可死矣。故事里，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在真理祭坛上以生命为代价进行献祭，只为探寻宇宙的终极奥秘。如今，时代在变化，“记者”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但是既然选择投身于这个行业，这个岗位，那么为了心中的道，就去当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；为了实现心中的道，就去当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主义者。